

20230110《靜思妙蓮華》身心無倦 勤求妙法（第1325集）（法華經·提婆達多品第十二）

- ◎身無倦，役役勤勞；心無倦，孳孳勤求妙法。捐捨四海之富，頓忘龍鳳之姿，操勞作務，千歲不倦，學而無厭，服侍給使，不乏敬順。
- ◎僕僕任奴之勞，下心至此，何其懇切，勤勉不倦；然仙人表其大法微妙，能適王懇求大乘心意。有道者稱為仙，國王求法心切，仙人今至矣！
- ◎「時有仙人來白王言：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，若不違我，當為宣說。」《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》
- ◎「王聞仙言，歡喜踊躍，即隨仙人供給所須，採果汲水，拾薪設食。」《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》
- ◎王聞仙言，歡喜踊躍：時王聞是仙人之言，得遂所願。其心歡喜，不覺踊躍。
- ◎即隨仙人供給所須：即時隨侍此之仙人，如其所須，皆為供給。
- ◎採果汲水，拾薪設食：隨時執作道人家風。林端採果，澗下汲泉。山上拾柴，廚中設食，是種皆為。
- ◎「乃至以身而為床座，身心無倦，於時奉事，經於千歲，為於法故，精勤給侍，令無所乏。」《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》
- ◎乃至以身而為床座，身心無倦：身為床座，如肩荷擔，備歷艱苦，忍耐疲勞，為於法故，身心無倦。
- ◎釋迦侍此仙人，不易行者行，難久行者久，於供給果薪而外，其間必經有無量忍辱之行，毫不退轉。
- ◎故曰：乃至以身而為床座，身無倦，役役勤勞。心無倦，孳孳妙法。捐捨四海之富，頓忘龍鳳之姿，僕僕任婢之勞，下心至此，何其切。
- ◎於時奉事，經於千歲：經時浸久，終始一如。千歲無倦：給侍無乏，求法之願可謂深重矣！
- ◎為於法故，精勤給侍，令無所乏：為欲從師求法之故，身心精勤，給侍走使，所須皆辦，令不缺乏。

【證嚴上人開示】

身無倦，役役勤勞；心無倦，孳孳勤求妙法。捐捨四海之富，頓忘龍鳳之姿，操勞作務，千歲不倦，學而無厭，服侍給使，不乏敬順。

身無倦  
役役勤勞  
心無倦

孳孳勤求妙法  
捐捨四海之富  
頓忘龍鳳之姿  
操勞作務  
千歲不倦  
學而無厭  
服侍給使  
不乏敬順

修行，要下很大的決心。看看這位國王，當時為了求法，他貼出了告示，也這樣說：「只要有妙法，能夠傳授給我，我願意為他付出，終身為其奴僕。」這是那時候國王的心願，不顧身體、生命，只求妙法增長慧命，這是國王的心願。所以他既發這樣的願，就是長年累月這樣，依照他所發出那個令，一直都是這樣，「身無倦，役役勤勞」，不怕辛苦。身體既願意付出，如何的折磨，如何的辛苦，他都不退轉這念心。所以「心無倦，孳孳勤求妙法」，同樣這樣這麼認真，這麼的精進，只一項，身體的辛勞付出不計較，但是只要求能夠得到妙法。

為妙法要付出，所以他也願意，願意捐捨出了四海之富。國王，身為國王，天地四海萬物都是他掌管，都是他所擁有，但是這都是身外物，完全都是願意這樣捐捨出去，很快就已經忘記了，他的身分是什麼，是龍體或者是鳳軀，就沒有龍鳳之姿了，與一般的人一樣，就是要修行，就是要求法，所以不怕「操勞作務」，不論怎樣的辛苦去付出。身外的東西都完全付出了，何況身體的身分呢？連身分也忘記了，不去計較我的身分是什麼，所以這時候是一般的修行者。所以，操勞作務，就是這樣在造作。

時間，「千歲不倦學而無厭」。那時候人的壽命很長，前面的經文說過了，那個時代人的壽命很長，所以，「千歲不倦，學而不厭」。時間不論已經經過多久了，都不去計算總是付出。聽話，服侍仙人，就是這樣一直做就對了。所以「服侍給使不乏敬順」，那個敬意都沒有消失，操勞，一直付出，是不是已經有給他法沒有？不計較，總是要做到讓仙人歡喜，他相信自然就能傳法給他。

時間經過這麼久，到底有傳什麼法給他沒有？還是願意這樣一直付出。這就是修行者的心，既是目標要求法，不論時間多久、路多長，我總是要耐心等待；身心勞頓，不論怎樣的勤苦，還是同樣，日日都是這樣，「僕僕任奴之勞」。

僕僕任奴之勞  
下心至此  
何其懇切  
勤勉不倦  
然仙人  
表其大法微妙  
能適王  
懇求大乘心意  
有道者稱為仙  
國王求法心切  
仙人今至矣

每天都是這樣，為奴僕都是這樣，每天都是這麼辛苦，像是在當奴才一樣。「下心至此，何其懇切，勤勉不倦」。這就是不計較，這樣一直在付出低心下氣。仙人是很享受，國王是很辛苦，這樣反過來這麼的低心下氣，這種勤勉，殷切勤勉。「殷」，就是很順從，也不懈怠，不斷在付出，這樣順從付出，那一念誠意沒有減少，還是很誠意、很殷切，也是很努力，勤勉不倦，不嫌辛苦。但是仙人呢？「表其大法微妙，能適王」。他常常一直都表示，「我有大法，我絕對會給你，讓你很歡喜，所要求的法」。其實國王所要求的法，就是這麼的懇切，所要求的是大乘，這是大乘法，是國王所要懇求的心意。

所以「有道者稱為仙」，仙就是已經超凡的人，他稱為仙。所以「國王求法心切，仙人今至矣！」這就是因緣會合，國王願意這樣付出，這位仙人一直表達他有妙法，絕對可以適應國王想要求的，所以國王也得要，應對方所需要的。所以這就是因緣，國王想要求的法，心很切，這位仙人這樣出現，國王就是這樣這麼服貼，這麼相信，所以這真的是因緣啊！

昨天說過了，大權示現，這就是大權。世間有這樣的事情，有這樣要求法，國王求法這麼心切，也有這樣的仙人出現，國王要受很多的磨難，但是為求法，他甘願。這就是要讓我們，後世的人能效法，求法必定要先將心態，完全去除煩惱、無明、人我相，已經沒有「我是國王」，這種高高在上的形象沒有了，我已經一切都付出了，我與一般人一樣，我就是修行，而我就是要修行，我願意做人家做不到的事，我願意付出，要我做什麼，只要能得到妙法，其他不重要，這求法心切。

所以前面的經文，就是這樣說：「時有仙人來白王言：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，若不違我，當為宣說。」

時有仙人來白王言  
我有大乘  
名妙法華經  
若不違我  
當為宣說  
《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》

這是仙人已經出現了，就是只有一個條件，我有這樣的妙法，我願意付出，但是要事事不違背我的意，我的心意，我絕對為你講說這個妙法。這就是這位仙人所提出的，他不論要要求什麼，國王一定要能做到，這就是條件。

所以：「王聞仙言，歡喜踊躍，即隨仙人供給所須，採果汲水，拾薪設食。」

王聞仙言  
歡喜踊躍  
即隨仙人供給所須  
採果汲水  
拾薪設食  
《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》

這已經是很明顯了，只要有妙法，王聽到就很歡喜，尤其是聽到《妙法華經》，這大乘法，很歡喜，歡喜得踊躍，不是表面的歡喜而已，是打從內心這樣一直歡喜起來。所以他放下一切，就隨著仙人去了，去供給所需。一個人跟他去了，不論仙人要要求什麼，他就是願意供應，為他服務，為他效勞。在仙人的身邊，不論是去採果，去挑水等等，撿柴或者是來做設食，這都可以。這樣就像奴才一樣，願意去為主人服侍。

王聞仙言  
歡喜踊躍：  
時王聞是仙人之言  
得遂所願

其心歡喜  
不覺踴躍

所以「王聞仙言」，而「歡喜踴躍」，是很歡喜。所以王為仙人，這樣就隨這個願，無條件都答應了。心歡喜，這就是從內心歡喜的踴躍，內心歡喜得像是要跳起來一樣，這種歡喜的表現。所以他就隨著仙人所需要、所要求、所提出的條件，他願意這樣。

即隨仙人  
供給所須：  
即時隨侍此之仙人  
如其所須  
皆為供給

即隨仙人供給所須，即時隨侍此之仙人，就是這樣跟這位仙人，「如其所須，皆為供給」，這仙人要他做什麼，他就是去做什麼。這實在是很難得，堂堂一位國王，願意放下一切，一切皆放下。不論是去採取水果來供應，或者是去挑水，或者是撿柴、煮飯等等，無事不操作，這種「隨時執作道人家風」，仙人的家務事都是他在做。

採果汲水  
拾薪設食：  
隨時執作  
道人家風  
林端採果  
澗下汲泉  
山上拾柴  
廚中設食  
是種皆為

「林端採果」，就是在林裡的地方採果實，或者是到溪邊，不論是溝水、溪水、河水邊，他還是一樣，不失威儀，他的態度都是在道上，心悠遊在道上，這種求道的心志堅決，不論在林裡、水邊，連山上去撿柴，或者是在廚房在煮食，同樣的，樣樣都做，樣樣都是將他的身、口、意，都是攝在一起。求道之心意，這求法的心這麼殷切，這麼的用心、用身，心意是這樣，身行也是這樣，一點點都沒有放縱。這是很勤精進者。

所以下面這段經文，再這樣說：「乃至以身而為床座，身心無倦，於時奉事，經於千歲，為於法故，精勤給侍，令無所乏。」

乃至以身而為床座

身心無倦

於時奉事

經於千歲

為於法故

精勤給侍

令無所乏

《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》

用身這樣的身態，這樣的恭敬，隨時都願意付出，甚至身體彎下來，讓仙人當椅子坐，心與身都沒有現出，疲倦的形態出來，所以什麼時候，任何一個時候「於時奉事」，任何時候他都是這樣，完全不斷不斷去付出，時間「經於千歲」。這到底為了什麼呢？只是為了要求法而已，願意這樣的付出，願意這樣的精勤，及時願意為他這樣付出，連身體讓他當床座他都願意，時間一點都不懈倦過。「令無所乏」，他要什麼就給他什麼；要他怎麼做他就怎麼聽命令，這實在是很不簡單。

乃至以身而為床座

身心無倦：

身為床座

如肩荷擔

備歷艱苦

忍耐疲勞

為於法故

身心無倦

這種「身為床座，如肩荷擔」，或者是走路累了，他也願意用他的肩膀，背著仙人的身體來走，這他都願意。身體彎下來讓他當床座，累了，走路走不動了，也願意用肩膀，用身體這樣背著他、扛著他，他都願意。所以「備歷艱苦」，很多很多身體的付出，不論怎樣折磨他，他都願意。「忍耐疲勞」，同樣，久來也是身體要忍耐，忍耐他的疲勞，願意。所以「為於法故」，也是同樣就是為了法，為了要求得妙法，他的「身心無倦」。雖然身體已經很疲憊了，卻是他願意忍耐，忍耐這樣的疲勞，不為了什麼，只為了法，所以他願意這樣，這麼辛苦去付出。「身心無倦」，身沒有表達出了他已經累了，他已經盡力了，

已經沒有力氣可做了，不敢，沒有這樣的表現。哪怕是多麼辛苦，還是忍耐，要忍耐得疲勞，還是要忍耐，所以，這就是為法。所以身與心不能表達出他後悔，他疲倦，完全沒有後悔，完全都是沒有疲倦的形態，表達出來，就是為了妙法。

釋迦侍此仙人  
不易行者行  
難久行者久  
於供給果薪而外  
其間必經有無量  
忍辱之行  
毫不退轉

「釋迦侍此仙人」。這位國王就是釋迦佛，過去生無量劫前，人民壽命很長那個時代，也就是現在的釋迦牟尼佛。所說的現在，就是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。他的過去生就是這樣過，他侍候這位仙人。「不易行者行」，很艱苦，很不簡單，這樣的付出，這樣的身行，這樣折磨他，他，人家無法忍的，他忍下來。「不易行者行」，就是人家無法忍，他忍下來，接受這樣的折磨。為的是什麼？為了要求法。所以「難久行者久」。要我們這麼辛苦，這麼長久的時間，別人做不到，釋迦佛的過去，他做到了，不論時間還有多久，法還沒聽到，但是付出已經這麼多了。別人不容易做得到，他做到；忍耐這麼久，別人忍耐不下去，他忍耐過來了，這時間的長久，還是還沒有聽到法，就是只是這樣一直做。所以「於供給果薪而外，其間必經有無量忍辱之行」，不是只有日常的生活，供應他的生活所需要，不只是供應他的果實，不只是去撿柴、煮飯、清掃裡面等等，不只是這樣。

這長久的時間，「其間必經有無量忍辱之行」，不論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刁難他，來侮辱他，他還是一樣，同樣忍辱之行，「毫不退轉」。他甘願受折磨，不論怎麼侮辱，他都可以忍，忍辱之行，他都願意。所以付出已經那麼辛苦了，受仙人種種的刁難，種種的侮辱，他還是願意這樣走過來，難忍而忍，難堪而堪行，這種真的是，不是普通人做得到，這樣的生活，一點點都沒有退轉，沒有後悔，為了求法是不後悔。

故曰：  
乃至以身而為床座  
身無倦

役役勤勞  
心無倦  
孳孳妙法  
捐捨四海之富  
頓忘龍鳳之姿  
僕僕任婢之勞  
下心至此  
何其切

所以說，「乃至以身而為床座」。甚至身體到任何一個地方，要他趴下來讓他當椅子坐，他也願意；要他高一點，身體彎曲著，兩隻手與腳貼著地，這樣讓他當椅子坐，這樣他也願意；身體趴下來，讓他當床睡，這樣他也願意。就像這樣，他甘願殷勤這樣付出。同樣身無倦，「役役勤勞」，還是什麼事情都做，一點點都不敢怠慢，服役很勤勞，「身無倦」。這種忍世間人無法可忍，耐世間人無法可耐的，長久的時間，這種人家不輕易做得到，他還是同樣做到。這種「孳孳妙法」，只是用心，這樣很殷勤，一心一志，就是只為了要求妙法。

所以他願意「捐捨四海之富」。他所擁有的一切完全棄捨，跟著仙人這樣出來，去做這麼多的勞作，受這麼多的折磨，受那麼多的侮辱，他都不去計較他的身分是什麼，都不計較，沒有這個姿態，所以他還是同樣願意「僕僕任婢之勞」，這種的心只是為了求法。所以「下心至此，何其切」，只是為了要求法而已，這樣低心下氣，願意這樣忍受下去，一點點，一點點都不埋怨，還是這麼殷勤，這樣的忍辱，這樣的低心下氣，可見求法之心何其切啊！釋迦牟尼佛所以能成佛，就是這樣的過程來的。

於時奉事  
經於千歲：  
經時浸久  
終始一如  
千歲無倦  
給侍無乏  
求法之願  
可謂深重矣

所以，「於時奉事，經於千歲」。從那時候開始，這樣為這位仙人所做的事情，是這麼的久，經歷千歲，表示很久。「經時浸久」，就是這



樣，都在這個地方，浸在這個地方，這麼辛苦，浸在這個地方。有得到什麼樣的妙法沒有？他就只是這樣一直做，還沒有等到仙人給他什麼法，就是一直做就是了。所以「終始一如」，從開始一直到最後，都是這樣一直做就對了，時間這麼久，「千歲無倦，給侍無乏」。這長時間，這麼久都沒有嫌辛苦過，這樣在奉事仙人，所要求的，絕對不讓他有一點點不滿足，不論是怎麼差遣，他都願意去付出，順仙人的意，這實在是很不簡單。

所以，「求法之願可謂深重矣」。我們現在的人願意這樣做嗎？這麼長久的時間，都沒有得到所求的法，沒有聽到，只是整天一直做一直做，這樣一直磨下去，經過千歲，一直付出，滿足仙人所求，沒有給他一點點不足的地方，這種求法的願真的是深重啊！這一心求法真的是不簡單。

為於法故  
精勤給侍  
令無所乏：  
為欲從師求法之故  
身心精勤  
給侍走使  
所須皆辦  
令不缺乏

所以，「為於法故，精勤給侍，令無所乏」。只是為了求法，就是只為了法，他願意捨去王位，這麼精勤來為一位仙人，這樣去付出，來為他侍候，為他供應一切一切，讓他沒有一點點缺乏，這樣的付出，來從師，就是順從他的師父，這位仙人。可見這分順從師父，也只是為了求法，看仙人能夠什麼時候，為他說妙法，所以為求法故。所以「身心精勤，給侍走使」，讓他差遣，要派遣他去哪裡，他就要趕快跑，快去；要他趕快回來，我需要什麼，就馬上要到他的面前。嫌他太久，嫌，怨嫌的話，語言也很多，他還是無怨、無尤、無悔，願意這樣去付出，所以「身心精勤，給侍走使」，就是這樣應付他到足夠，是用很虔誠的心去付出。「所須皆辦，令不缺乏」，他所要的全都做到了，沒有一點點欠缺。所以「為於法故，精勤給使，令無所乏」，所以這就是只是為了求法，求法的心志這麼懇切。

我們人人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呢？很難啊！現在的人，做幾天就要休息幾天，這就是在現在，這個大環境、大社會就是這樣，古人說：「人民

勤國則富；家庭勤，就家富。」古人就是這樣願意付出，尤其是修行者，修行者他就是，我要付出，我只是所要求是成長慧命，是用生命來換取慧命。過去的，已經多少高僧大德，在求法的辛苦付出，看看我們大愛臺，「菩提禪心」，(播出)玄奘取經，真的要很用心去看，就像在看一部西域記，讓我很讚歎，這是如規如矩，玄奘法師是經歷過了，多少的辛苦。而且我也很感恩大愛臺，這個團隊很考究，連他走過的路的圖，都這樣顯示出來。哪一年，走到哪個地方，遇到什麼樣的環境，我就向他們說，這齣戲真的是，就如看一部西域記，說出來的話，句句是法，這是很有價值。

還有「鑑真和尚」，他是在揚州的寺院修行，為了要到日本傳法去，受盡了千辛萬苦，身心的折磨，既然堅定了志向，他哪怕是身體一直操勞到，他的眼睛失明，他還是甘願到日本去傳法。今天日本的佛法，能夠有佛法存在，日本有唐朝的建築物等等，還有中醫醫藥，也是鑑真和尚這樣傳過去。我們為了要做鑑真和尚的傳記，過去我們有用動畫，動畫，這樣有完成了鑑真和尚的傳記，也去到日本，去到鑑真和尚示圓寂，他的肉身還存在。去到那個地方，去到寺院（唐招提寺），用我們的虔誠的心，要做鑑真和尚的傳記。

那間寺院才願意說：「好，我開門讓你進去。」同時也將鑑真和尚在那裡施醫、施藥，那個袋子，經過幾百年了，也同樣這樣將它拍回來，很多的真實的考據，我們都去考據回來。現在，也是唐美雲(演出)，因為她也是慈濟人了，她也是接受這種有經典考據，高僧傳。「玄奘法師」、「鑑真和尚」，她很用心，她這個團，將這兩齣戲，後面還有很多她要接的戲。我很滿足，覺得這都是經過考據過的，我們的這個團隊。

我就說這是在弘法：「要讓這些高僧，過去如何在傳法的精神，要表達出來。」所以現在鑑真和尚，我們現在已經將他，顯揚出了他的名字，為佛法如何付出，這也就是我們要做的，要如何讓大家了解，傳法者的辛苦，這就是要讓我們後代的人，向前看齊。何況釋迦牟尼佛，他也是在多生劫以前身為國王，獻身求佛法，他願意這樣這麼辛苦去付出，只為了求佛法。

各位菩薩，求法的心要很懇切，世間有很多不能改變的，一變就亂了，我們求法，同樣的，也不能改變，一變，佛法就會散失掉，所以我們要時時要殷勤，多用心！

～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～